

爷爷带我们打造动物餐厅

□刘忠民

冬天来了，爷爷比平时更加忙碌，不但要照看养殖场的牛羊，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为山里的动物准备过冬的口粮。

20多年前，爷爷承包下近千亩的荒山，那时候的山岭上，树木稀少，花草不盛，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水土流失和沙化现象，承包合同签订后，爷爷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植树造林，荒山治理上，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在的荒山，不但树木丛生，花草繁茂，各类动物也随之而来，刺猬、花栗鼠、瞎耗子（土拨鼠）、山兔、蛇、狐狸，甚至省级保护动物飞虎（鼬鼠）也见到了踪影，更有灰喜鹊、蜡嘴雀、啄木鸟、猫头鹰、松鸦、野山鸡等飞禽翩跹而至，爷爷巡山劳作的时候，每每与这些动物见面，都开心不已，回到家里不厌其烦地和我们讲，今天见到了飞鼠，又看到了一条搞把粗的乌梢蛇，见提到蛇我们有些色变，爷爷轻松一笑，告诉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只要我们不招惹它，它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害你的……

几天前，爷爷召集家里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会上，爷爷高兴地告诉我们，通过观察，山上的飞禽走兽有20多种，而且数量很多，动物多了是好事，可它们的食物来源肯定会出现紧张，所以，我决定为它们投放一定数量的食物，为避免动物争抢食物出现互相伤害现象，需要开辟几个食物投放点。

爷爷的想法得到了全家人的一致拥护，于是，爷爷带领我和哥哥还有年轻的侄子，拿起锹、镐、锤子一路奔向深山。我们在爷爷指定的位置平整地块，垒石头、钉木板，建起一个又一个高高矮矮的台子，为防雨雪，我们还用木竿、树枝搭起了棚架，俨然是一个野餐厅的模样。爷爷说，高的是鸟儿们的八仙桌，需要钉上槽，防止食物被山风吹走。低的是小动物们的炕桌，要有斜坡，方便小动物上下，一切都按老爸的设计建造。

老妈和嫂子姐姐们也不闲着，她们听从奶奶的指挥，在家里筛选豆类、地瓜、玉米粒、高粱穗子、蔬菜的根、品相较差的瓜果，一一进行清理、分类装

好。我们就扛着这些食物上山，撒在一处处台子上，然后，我们就隐在不远处，开始期待动物们的到来。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了花栗鼠欢快地跳上石台，抓起玉米粒往嘴巴里塞，很快把嘴巴塞得鼓鼓涨涨，再抱起一个地瓜，一跃一跃地跑走了；我们看到了刺猬爬上石台后，滚动身子，背上扎了好几颗山楂、小枣、胡萝卜块，慢吞吞地离开了。爷爷说，它们是在储存过冬的食物呢，这个冬天，它们不会挨饿喽！我们还看到灰喜鹊、蜡嘴雀、野山鸡一些飞禽，翘着长长的尾羽，欢快地进食米粒、菜叶、秕谷，它们吃得很多，像人一样，增加脂肪，好过冬抵御寒冷。

看着这一切，我们的心里乐开了花儿！爷爷更坚定了办动物餐厅的做法，他安排我们多筹备一些适合动物们吃的粮食，因为冬天很长，一旦大雪封山，动物们觅食就更困难了。爷爷告诉我们，一定要让动物们吃饱肚子，温暖过冬，这样，冬去春来，动物们将会繁殖更旺盛的生命，给的大山增添无限生机活力，营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

（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

白云之上 (外二首)

○程应峰

白云之上
钢铁也可以飘逸
轻舒漫卷的思绪
蕴藏着琼浆玉液

不能说
有高度才有绚丽
但可以肯定
有高度就一定有惊喜

白云之上
有白云制造的奇迹
阳光以阳光的方式
见证尘世的美丽

云山云水
于空旷无护栏的天穹
随阳光节奏
以生动的方式
教思维崛起

夜色里的故事

夜色里的故事
拉开序幕
洒水车从容驶过
柔软的音乐
水色动人

徜徉于有温度的文字
柔和的灯光
烙印在夜色里
静静抚慰
一颗孤独的灵魂

灯光漂白的空间
茶色玻璃
以无与伦比的优美
让饱满的夜色
在情感世界惬意走动

夜色里的敲门声
如此分明
一个人轻唤着
另一个人的名字
他们以爱的名义
让流逝的分分秒秒
漾开热切的回声
(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风雪雀鸣》 汤青 摄

童年玩雪的记忆

□郭增吉

大雪节气到了，仰望天上，日头高悬，一片晴朗。看天气预报，近期也没有雪。不觉又想起有雪的童年。

记忆中，“大雪”前后经常下大雪。一团团，一簇簇，潇潇洒洒，纷纷扬扬，蓬蓬松松，飘飘摇摇，鹅毛般漫天飞舞，编织成一块巨大的白色绒毯，圆圆蒙在了村落、山梁、田野上。放眼望去，冰雕粉砌，银装素裹，玉树琼枝，茫茫一片，仿佛成了一个玲珑剔透的晶莹世界。

我们会踏着积雪去上学。提一个瓦罐，瓦罐里装满了谷糠和锯末，慢慢地燃着，没有火焰，但有暗火。手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其实，小小的瓦罐抵御不了彻骨的严寒，只是因为心里有了一把火，便忘记了寒冷。我们会在口袋里偷偷地装一小把玉米粒，一粒一粒地埋在火里，一会便会听到“噗”地一声，玉米开花了，蹦了出来，白生生的，香喷喷的，轻轻地用拇指和食指捏起来，使劲吹去上面的灰，一下子准确地扔进等待已久的馋嘴里。

我们会在雪地里逮麻雀。冬天的候鸟都飞走了，留下来大多是麻雀。冰天雪地，小东西们没吃的，饥肠辘辘。我们就扫出一片空地，拿一个筛子，用一抻长的木橛子支开一道窄缝，把一根长麻绳拴在木橛子上，筛子下面撒一把糠，然后藏在暗处观测。麻雀先是飞下来，落在筛子旁边，警惕地向四周观看。见没有什么情况，便试探地钻进筛子下面，在谷糠里寻寻觅觅，想找点吃的。这时候，我们会不失时机地拽动麻绳，筛子“咣”的一声落地，把小手伸进里面，很快便摸到了麻雀，多了，一人会分到一只。大家用细细的线绳子拴住麻雀的一只腿，一扔一扔地让它飞，绳子短，一飞便被拽了下来。不用几天，麻雀便被糟蹋死了。我母亲信佛，不让我杀生，我常常是小玩一会儿，便把麻雀放飞。

我们会到野外滑雪，堆雪人。一个个小伙伴凑到一块儿，排成行，从村南面四五米高的岸上顺着斜坡儿往下溜，像坐滑梯一样。还有的干脆一个无底跟头就翻下去了，一下子摔在雪地里，浑身像裹了一层雪，摔不伤的，积雪犹如厚厚的海绵垫。沟底，地势平坦、宽阔，大家在雪地里嬉戏滚闹，你抓一把雪砸在我的屁股上，我抓一把雪，塞在你的脖领里。渴了，抓一把雪塞进嘴里，慢慢融化，冰冰的，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我们都看过《林海雪原》连环画，很羡慕剿匪小分队队的滑雪。没有滑雪板，就几个人拉扯着往前滑，一不小心，一个人滑到了，一串人都会被拽到，嘻嘻哈哈爬起来再滑。直到累得筋疲力尽了，喘几口气，又蹲在树根前，围成圆圈儿堆雪人。虽然堆得很粗糙，可也有头有脸的。扯一把干枯的芦苇叶，插在雪人的头顶和下巴上，看起来活像一个须发蓬乱的老老头儿。再折几根长长的苇秆，用脚踩扁，弯起来把雪人拦腰捆在大树上，一边高喊：“捆住小鬼子啦！”一边拍着手走开，让那倒霉的“小鬼子”在冰天雪地里受惩罚。

雪又下起来了。我们站在高岸上，任雪花一片一片轻盈地钻入芦花阵里，再俏皮地飞落到头上、身上。这时，天是白的，地是白的，雪花是白的，芦花是白的，孩子们也是白的，真辨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哪是雪花和芦花，哪是我们自己了。

几十年过去，环境日趋恶劣，气候也渐渐地面目全非，有的年头甚至就是一个干冬。这雪都到哪里去了？

哎，还是常常想起童年有雪的日子。

（河南省林州市文学爱好者）

公益广告

孩子呀！公共设施
不能破坏啊！



爱护公共设施

您就是在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共
创
文
明
城
市

共
建
满
意
枣
庄

总编辑
褚洪波